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日取小

◀號六十二百一第▶
日四十月一十年二十
日七初月十年亥癸
分二洋售●張四號本

■本報辦法
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 現在開日
一刊 常刊四張 增刊無定
■本報價目
定購每月大洋三角 半年大洋一元六角
全年大洋三元 寄費在內 本外埠一律
■本報廣告刊例
封面長行二行起碼 每行每張三角 普
通地位全版劃分八格 每格每張一圓
長期另議 小地位每五十字每張大洋一
角
■本報發行所
上海新馬路小橋頭錦新里良晨好友社

最小彙編優待預約 最小報式如書頁。原備訂冊保存。茲將
一編。外加彩色封面。由嚴箇凡先生精繪美女畫。張枕綠先生題字。先自第一號
起至第一百二十號止。付訂四編。每編實價大洋五角。凡在陽歷十一月底之
前。來費預約者。特別優待。每編祇收大洋四角。四編合購。祇收大洋一元
五角。寄費不加。滿洋請由郵匯。外埠以發信日爲準。良晨好友社佈

最小報售罄各號。統已再版印出。購報定報之欠缺者。正在陸續付郵補奉。有需補齊者。請從速照價(每
份大洋二分)開明號數來補可也。
良晨好友社佈

偵探小說奪標初選稿件。准下期起發表。

▼良晨好友社佈

鵬聲週報 天津鵬聲週報。爲華北諸大名傢撰述。內容小說劇談諧文筆記小
角。全年大洋九角。(新訂優待最小報定戶辦法)……凡定閱最小報在兩個月以上。正在定閱期內。
來費兼定鵬聲週報者。半年只收大洋四角。全年只收大洋八角。寄費一律在內。郵票十足通用。
第十七期報已到 上海獨經理良晨好友社啓

鵬聲週報第一期至第十五期共十五份。原價大洋四角五分。合購廉價大洋二
角五分。存報不多。欲購請速。
良晨好友社啓

上海小說專修學校緊要通告 本校自登報招生以來。有志小說諸君。紛紛
見。特定通融辦法如下。報名入學。可自即日起。備函報名。繳費。無論本外埠。本校
辦法。學時繳五元六角。二個月後繳四元。一個月後再繳三元。五次者。入學時繳三元。以後每月預
繳二元半。
校長張舍我佈

承銷本報之簡便辦法 承銷本報。每號至少二十份。每份批價大洋七釐。每號
聲明批銷本報自何號起。至何號暫止。每號需報若干份。即合批價。將款繳來本社。常即遵照辦理
良晨好友社發行部佈

短篇小說

帳中說法

王天恨

點多鐘了。陳野樵還沒有回來。他的妻子李氏一個人坐在燈下等候。想起了自己的身世。不由得落下兩點淚來。

伊自幼就沒了父母。賴一個三叔叔養成。身世委實淒涼。倘能嫁一個好的丈夫。那麼前途還有一線生趣。誰知野樵又是個墮落的青年。吃喝嫖賭。樣樣俱全。

「蓬蓬蓬」。擂鼓也似的把門敲得怪響。伊知道野樵回來了。忙着拭了拭淚。前去把門開下。

伊一見野樵。就覺得有一陣酒氣。直衝入鼻官。令人作嘔。伊知道又是任在外面酒喝得不少了。趕緊伏侍他睡下。以免惹起他的牛性。

伊伏侍野樵睡下後。自己仍一個入坐着。癡癡的發怔。一會兒鐘聲已報二下。伊已倦了。便懶懶的走近榻前。那知野樵忽然大喊腹中難過。喚伊要茶喝。伊不敢違抗。只得取了一杯茶給他。一壁暗暗地勸戒他的幾句。

但野樵的性氣很不好。伊是知道的。怎麼敢去批他的逆鱗呢。所以欲言又止。祇好忍耐着。

伊登榻了。野樵的腹中。此時還被酒攪得十分難過。便一骨碌扒起身來。倚在帳幃上。伊瞧他的面色。知道酒並喝得不多。正是勸戒的好機會。遂想了一個計劃。暗中含着警場的意味問道：「野樵。現在洪遠生的境況怎樣了？」

野樵沖口答道：「很壞。很壞。幾乎連一日食三餐都不周咧。」

伊故作驚訝之狀問道：「洪遠生不是很有資財的麼。怎麼弄到如此地步。」

野樵又衝口答道：「誰教他不務正業。大吃大喝。好嫖好賭呢。」

伊假意驚道：「啊。吃喝嫖賭。竟這樣的害人麼。」

野樵微笑道：「自然。他家資本有限。這樣浪費。自然要弄到衣食不周的地步的。」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第一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伊鼓着最後的勇氣。放胆說道：「像你這樣的浪用錢財。前途可有危險麼。」伊說罷。勇氣已消。不由的恐怖起來。自悔說得太迫切。心裏不免別別地亂跳。深怕惹起他的牛性。

野樵本沒有大醉。到此已知伊是故意借洪遠生警惕自己。想了想。那洪遠生。也覺得自己太不務正了。陡然生了悔悟心。所以不但不能。反而感激伊。同時又生了慚愧心。不由臉上熱烘烘紅了起來。默然不答。

香陸步月

少年

我巴巴的望到這天。正是月亮圓圓的時候。我便獨個向上惠山的

那條大路。五里香陸上去。消遣一下。領略領略夏天晚上的風景。併且可借此消消胸中的塊磊。

天上的朗月。這時正佈其清光于四野。天空中一塊浮雲多沒有。我徘徊在那條雪白的陸上。舉頭看看月亮。看看野景真個萬慮全消。西旁的成蔭桃柳。森森排着一座慧山。好像一個翠屏似的。遠遠供着。重重迭迭的深青雜樹。隱隱在山麓下密密的排着。而前時有點點青螢。飛掠過去。這種景緻。世上有多少人能領略他。那陸旁的小溪裏。有幾處沒有綠萍浮着處。便有一片雪白的月色。鋪在那裏。蛙聲亦同時開闔的唱着天然歌。

這種情景。世人那裏能想到。而來領略呢。

我想到什麼時候。便可同伊在這裏領略這景色了。恐怕還沒有時期罷。唉。可惡的舊社會勢力是給他書縛住的。我因為要消愁而到這裏來的。現在反而弄出愁事來了。

一只鷄

周振聲

天上剛剛現魚肚白。晨鳥呱呱地狂叫個不休。報曉的雄雞喔喔地啼著。寂寞的空氣。頃刻間被他叫破了。又好像呼人們不要戀睡了。早起三日可當一工。

紳士王阿福睡在牀上。從被窩裏探出頭來向房窗望了一望。接著

良良好友社承印部啓

醫藥常識廣送大眾

鄙人近著醫藥常識一書。爲家庭所必備。內容八十餘頁。現已出版。廣送大衆。凡聲明由最小報介紹。向上海五馬路廣福里七十六號鄙人索取者。卽贈一冊。郵索毋須附郵費。

王雨三啓

王雨三啓

本報出此專徵登小
 地通讓信。劃出備此
 載出讓。專徵登小
 發售書報章。明
 廣告費。每五小
 字收。大報等
 角連。數加洋一
 或照登。數號多
 均照加。不
 五十五字計算
 五十五字計算

六雲主人
擅書法
幕各體
燭得之
贈送字
祇取郵
一角潤
函索即
不求多
廣結墨
南京黑
卷隨寓
轉

余缺學生
雜誌拾卷
一期至七
期七册願
割愛者奉
以相當報
酬惟以書
本無損及
先至者爲
限否則郵
壁廣德第
一高小吳
永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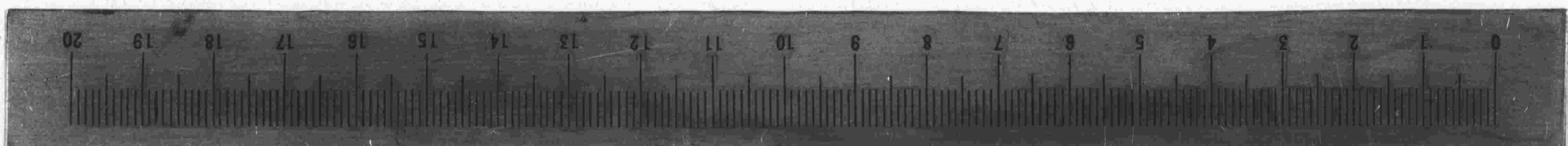
增學旬刊
第五期出
版

本刊內容豐富
有文苑小說餘
興等欄每份洋
二分外埠加郵
費一分總發行
所東台碼頭上
增學旬刊社

李松影主編的文星
已於九月十五日出版
內容極有趣味第
一期大贈送函索附
郵票一分即寄 通
信處江蘇如皋迎春
橋南首

王受生鬻刻
茲因索居無俚願以
雕虫小技與海內同
文藉結文緣雅不欲
效虛名之士釐定潤
格故事誇張凡願賜
教者暫以石章爲限
每件一洋至多不過
四字過大過小者倍
之點文不刻一星期
回件收件處上海新
碼頭良辰好友社

芝蘭社徵求社員本
社專以研究各種文學為宗旨（如小說詩文等）并擬發刊雜誌海內同志願加入者請投函上海渡盛蘭



喊廚子阿八。吩咐他將園裏的那只雄雞殺了。燒加哩雞喫下早餐。日上三竿。阿福用早飯了。廚子送上一碗熱溜溜的加哩雞。他便狼吞虎咽般的喫著。不到一刻。喫個精光。門外忽走進一只狗來。將殘餘的雞骨吃盡了。

唉……一只雞

湖畔 陸濟民

蔚藍的天空。沒有一些雲翳遮蓋着明澈的太湖。碧青的水。微微鼓蕩着。起了一陣陣的水紋。可愛的陽光。照耀着湖面。這綠水就好似鏡子一般。湖畔蒼翠的樹林。以是漸漸的枯黃。被嚴厲的秋風吹着。

搖曳曳的那些枯葉飛舞空中。在宣告脫離的時候。還唱出來一種悲哀的聲調。這枯葉有的飛在金色的沙土上。有的飛在青色的水波上。却是替湖山點綴了些點。如此的景色。更要美觀沒有了。

一羣鶉衣百結的小孩。肩上都負了竹筐。手裏拿着竹耙。在這湖畔打掃這枯葉子。說說笑笑。好是沒事的一般。他們說。這是秋冬的刻板式功課。若是每天沒有裝滿一筐。可是家裏炊飯的柴都沒有。還能炊飯吃嗎。他們雖是頑要。倘若想起來。家裏沒柴燒飯吃。也就速的打掃着。否則就要被爹媽打罵。況且還沒有飯吃哩。這是何等的

苦事。這孩子真可憐極了。天色和湖波。差不多不能分辨起來。遠遠地起了一些黑色。慢慢兒放大着。不多一刻。眼簾裏現出一隻魚船。順着風駛近岸來。就有一個漁夫。立在船頭上。手裏撒着魚網。在這水浪裏捕些魚類。雖然有時起了很大的風浪。這船隨着波浪的搖側抵是爲了金錢慾望。所以拚命的撐持着。恐怖心和危險。每在腦裏迴旋着。孔方的魔力。何等的廣大。使一切人類。都容易着迷。……爲了衣食住三大問題。情願做金錢的奴隸。就是生死關頭。也被他驅使着。這是漁人想着。這時船已攏近岸來。下了鐵錨。他取了一串小魚。往狹泥路上走去。

最小第一百廿六號……

第二張……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最小第一百廿六號……

第二張……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一處破壞不堪的茅屋。門上的蜎壳。已經破碎了。在這破碎的地方。遮了一只沒有用的破口袋。免了這風雨的侵蝕。但是光綫因此也非常黑暗的。泥地是有些低洞了。所以填補了些小傳。大約是防走着筋的。在這屋裏正面。放着一張斜紋的桌子。一個中年婦人。坐在一只布機旁邊。做伊的日常

這時走進一個活潑潑地的孩子。口中喊着說。『媽……樹葉子裝滿了。快些燒飯我吃不。我肚子裏餓極了。』伊答道。『你爹還沒歸來。不知今天進化可好……』話還未說完。他已是提了串魚走進來了。快活似的說道。『今日運氣還好。末後多了這些小魚。我想孩兒大約餓了。你快些去料理飯罷。柴呢

。掃滿了沒有。掃滿了。我要吃飯哩。這是他兒子說的好容易飯吃了。則就連想到明日的吃飯題了。一輪紅日。漸漸的西斜掛下去有許多飛鳥。都噪着歸林。去尋覓枯枝上的巢兒。過這風打雨落的黑夜。湖畔的景象。也就沉寂起來。捕魚者和織布的伊。天真爛漫的孩子。恐怕還愁明兒怎樣過這日子咧。

良晨箋

良晨箋是一種美術信箋

張枕綠題字。嚴箇凡等作畫。有仕

女畫。有滑稽畫。有風景畫。

格式特別雅致。用上等毛邊紙精

印。或印紅色。或印綠色。任憑選

擇。購備自用。足見考究。分贈親

友。費少惠厚。

每大洋貳角購一百張每
大洋壹元購七百張每大
洋貳元購一千五百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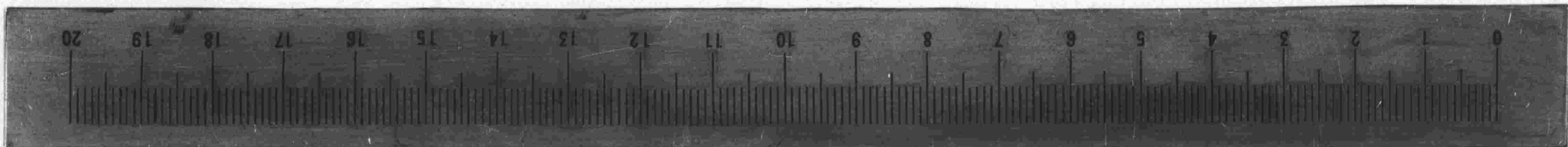
加免費寄
用通票郵

上海南市新碼頭裏
小橋頭銘新里良晨好友社發行



良晨箋

枕綠





琴庵漫載

歐東谷

迎見某君作有相思四曲云。『相思欲寄無從寄。留在眉痕裏。思量寄給他。可是無佳計。他最慣將人不理。』相思愛是冤家帳。壓在眼皮上。和衣睡未安。口裏翻胡浪。牢不肯將他釋放。『相思擔當多

編輯人語
本報歡迎投稿。如創作或繙譯的短篇小說。小說作法研究。中外小說批評。小說家遺聞軼事。專談。遊記。諸文。傳語等等。皆在可錄之列。花史舊劇評不收。濫泛罵人或態度暗昧。如所指人物。僅以某某字樣為代。取巧不敢負責。尤所深惡痛絕。來稿附有十足郵費者。不刊即退。

就其淺矣。泳之遊之。何有何無。勉求之。凡民有喪。匍匐就之。一段云。黃河黃河。大波水漲時。人在船中坐。水退時。脫却衣衫浮水過。深也可。我似船兒沒有舵。人家死了人。你也就憂。一場夫妻。你看水流舟。並接云。此等詩。便難譯作淺語。聊申其意。其不能我反以我為難。既阻我德。買用不售。昔育恐鞠育。及爾顛覆。既生既育。比于於毒。一段云。你不供養我。把我做仇人。辜負我一厄真情。買不了你的心。從前的貧苦。就慮你可憐生。費盡經營。到於今有錢有用。看我作眼中釘。

癸亥暮秋書感

朱鏡秋

最小第一百廿六號

第三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最小第一百廿六號

第三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眼前好語若珠流。詩入無題便易秋。風月至今成幻夢。水雲到處欲勿留。寒邊雁信無人問。海上鷗盟獨客愁。我亦蒼鷗思故里。天涯王粲怕登樓。舉世茫茫不見儔。匣中寶劍識恩仇。酒餘肝膽憑誰訴。夢裏悲歡祇自求。積憤填胸併作怨。相思入骨化為愁。江村雅集分明憶。紅葉斜陽又暮秋。

梅齋小雜話

朱鏡秋

畢倚虹六月六日生。一天暑既生。因憶趙眼雲正月一日生。嘗刊一章曰元旦生。閩省產荔枝。有玉帶束美人者。名稱絕豔。

王天恨「濤湖一瞥錄」

本事詩(十首)

丁秋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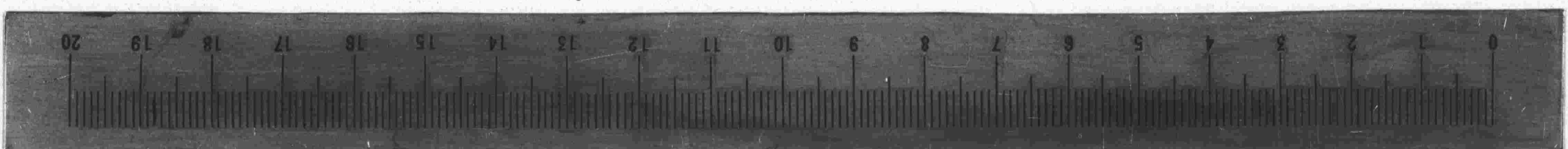
濤湖一瞥錄。係一種短篇游記。載諸婦女旬刊。老友丁秋碧見之。戲就篇中事實。寫成十絕句

予讀之。益增悵惘。用介刊最。小報開文欄中。以留鴻印。夏曆十月朔。天恨識於雙紅閣。寥天何處覓飛鴻。幾度低徊落照紅。還與楊花細斟酌。莫教孤負好春風。一度商量一度歡。明朝北去路漫漫。想因體香難散。羨煞芳名喚作蘭。比鄰居處自相親。石上三生有夙因。難得臨行猶囑咐。願郎珍重早登輪。暢好風光五月天。扁舟促膝意欣然。問郎索扇緣何事。知否春情扇底傳。紅袖青衫畫不如。阿誰歌曲曉風徐。殷勤瓜子持相贈。為諷郎心冷

原料時價或有漲

Ne
he
ge

行 印 社 友 好 展 覽 海 上



似渠。

水遠何妨傍岸遲。妬他履險竟如夷。多情幸有王郎在。風雨蕭蕭握臂時。

且喜征途暫息裝。奚囊相伴寓通洋。低一笑情無那。郎是他鄉妾故鄉。

個中心事已能獨。却訪仙居索彩箋。作札幾番勞眷注。撩人最是語纏綿。

匆匆小別恨牽裾。預訂歸期六月初。汽笛聲中輪已去。茂陵風雨滯相如。

便上輪舟趁早潮。黯然南浦總魂銷。王郎天壤應多恨。夢想湖山暮復朝。

銘心刻骨之言

吳吉軒譯

智識從經驗來。

怠惰爲萬惡之母。

高尚事業。從無易做者。

終日勤勞之人。煩惱自絕。

憐而不救我者。非我之友也。

能爭辯者多。能發論者少。

趨正路者。從不迷途。

改過不憚老。求學不憚遲。

涓滴之微。一生之憂樂繫焉。

不勞無獲。

愚者恆能言智者所不能言。

名易毀而難成。

能自助者。天方助之。

既任其人。則勿疑之。苟疑其人。則勿任之。

不思而智者。未之有也。

遇危則處之以冷。遇急則處之以靜。

勿以進行爲進步。

愚者無所得於智。而智者常師於愚。

忍耐能勝種種困難。

以施濟致貧者。未之有也。

心閑則事易。

希望爲人人所寶貴。

情話纏綿

費介石

情人之一舉一動。最足繫於情懷。情之一字。不知羅致世間幾多怕紅慘綠之小兒女。

與情人朝夕相處。影形勿離。一旦驪歌遽唱。其生離之痛。尤有甚於死別。

情場非坦途。情海多風波。

■最小第一百廿六號.....

第四張.....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■最小第一百廿六號.....

第四張.....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蘭絲集 (五)

王受生

◎坦白

尙森悄悄的對我說道。大概伊許是已經不是往年待你的心了。我道。我很不能答復你的話。世上不少難預料的事呢。

暮靄沉沉。似替我個人納悶。未必。未必。我在世界上普通極了。許是我的玄想。尙森同我一路走着。不過沒有話可說。所以引起了幻想。尙森忽然好似驚訝似的說道。你瞞伊果然來了。我很奇怪的怔了怔。再瞞時。伊只有背影被我瞞見。我很誠懇的向尙森詢問伊的究竟。

尙森道。我很不知伊的究竟。但伊

蕭瑟已極了。恐怕伊現在還抱着病。無論現在和前途。也不是什麼好結局。我道。伊的心坦白麼。

尙森很不以爲然的說道。不料過了幾年。你依舊是這種口吻。你心覺得安麼。而况伊終日的操作和環境。更是處處使伊情懷上淡然了。再讀別的。你的心理怎樣我道：

.....這時由寂寞荒街漸漸走入熱鬧市區。這時我的心狀。很難描寫的。大概是心已從化學室分析過。成了碎狀了。

◎蹉跎

霧重霜濃。冷月吐寒光。

火車站上許多乘客。不自然極了。

今天火車誤時。所以乘客們很不

高興的。

度蜜月方行的趙秉公。和盧海鳴。彼此手攜着。沒甚話講。呆呆的望着。站上的時計。已快指到十一點

了。秉公無意間。回頭瞞見有一個很精美的皮包。中間嵌着一張小的名片。秉公很留神的一瞞。在他自己

不是學着偵探的眼光。從他自己

是左芬兩個字。他看着驚詫極了。

幸虧他的帽影遮住面龐。沒被海鳴瞞見。然而那月台上鐘響了。

風馳電掣的火車已進站了。海鳴

拖着秉公上車找地位。也不容他

再留神左芬的究竟。

車開行了。秉公的思潮。就此衝動

見。他想接連三次同左芬蹉跎沒相

見。彷彿只許海鳴。同我結合。別

的是無緣的。蹉跎蹉跎。無論怎樣

也令我心中好似失去什麼似的。

火車只顧衝去。冷月依然暗暗。誰

料天下的蹉跎事很多呀。